大年三十我值班

任迎春 (景宁)

单位办公室大年三十值班,都是刚调入人员。那年,我刚调入,得值班。

我在单位做信息工作,这信息是展示单位工作情况的“窗口”,领导非常重视,要求我在大年三十这天,做好整个单位年度信息统计工作。说起来,只是简单的信息稿件数据统计,可数据多,容易出错,要特别小心。一到单位,我就投入到紧张的统计之中。

“叮铃铃……”当我刚坐下,办公室电话响起。接听后,才知道是办公楼对面宿舍,退休干部老王,要到办公楼楼顶阳台晾晒被褥。

单位办公楼位于市区中心,一幢四层楼房,共有两千多平米建筑面积,曾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地标志性建筑。办公楼前面是一条市区街道,后面就是单位职工宿舍。

“您好!现在单位明确规定,不能在办公楼楼顶晾晒衣物。”

“我是特殊情况,才提这个要求的。”

听到对方这么说,我就直接跑到老王家去。原来,老王生病住院,大年三十出院,他要把家里好久没睡的被褥,拿到办公楼楼顶晒晒太阳。老王三个子女都在外地工作,没回来。妻子身子瘦弱,都大年三十啦,他家没一点过年热闹气息,连被褥都没晒过。

“王老,我来帮忙吧。”我边说边干。一看被褥,好久没用,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。

“王老,这被褥要洗了,我帮你洗后,再拿到楼顶去晒吧。”

“谢谢,真是麻烦你啦。”老王说。

“不客气!”我说。

等我把老王家被褥洗好晒到楼顶之后,一回到办公室,一杯水没喝完,就进来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。

“我是没钱过年,才找上门来的……”女人一进门就哭诉,“我家五亩山地,被你们单位征用为‘高产油菜种植试验基地’,征用款一分都没给我……”

“大姐,别急,有话好好说。”我边劝慰,边给三人倒开水。

经过详细了解,女人说的是真事,问题在于,这土地征用时,他们夫妻俩在外打工,是她丈夫大哥代为签字。丈夫突然去世,年终分红,被大哥领去。大哥说,这分红没给女人,抵作丈夫父母生活费。

“我们两个是哥哥,看到妹妹被夫家人欺负,就陪同一起来,讨回一个公道。”一个男人说。

“大姐,你要求怎么处理?”面对着这情况,大年三十,不可能像平时,把村乡干部召集起来协商解决,我只得问本人。

“今天大年三十,我得拿这分红款过年。”女人说。

“大姐,你看今天整个办公楼就我一人,这事解决不了。我先给你一千元,新年上班第一时间,我们就为你解决分红款问题。”我说。

“那……谢谢啦!”女人犹豫了片刻后,回答。

“叮铃铃……”当我送走这兄妹仨后,办公室电话又响起。

“我是杨敏,跟你们单位报喜:我家瓯柑嫁接成活率接近百分百。”电话里传来兴奋的声音。

当年,全区柑橘果树老化严重,为促进水果产业高效发展,采取嫁接技术改种别的品种。很多果农不信任这项技术,杨敏主动要求把自家高山柑橘园作为试验区,采用秋季芽接技术,嫁接瓯柑。现在成功啦,就是最好的果树嫁接技术推广证明。

“哦,真好,你把照片拍来,我立即写篇报道。”我说。

当我把报道写好,发到网站上,检查是否发放成功,一点开照片,就显示出清晰的图像,那鲜活的青绿的瓯柑枝叶,生机盎然,长势喜人。

那一晚,当我做好表格,走出办公大楼时,天地间,突然响起鞭炮声,原来,已是凌晨,人们正用鞭炮迎接新的一年。

我在万家灯火中,伴着鞭炮声回家。

过年

周丽杭 (龙泉)

中午的阳光总是不紧不慢,暖暖地洒在阳台上。年像一个如约而至的美妙使者,转眼大寒一过,就笑盈盈地来了。

小时候,我的年是在老家安仁过的。那时候只有过年,才有新衣服穿。母亲无论多少忙,经济多么拮据,过年了,都会设法给我们扯几尺布做过年衣服。一件格子布外套,或者一件碎花布棉袄,这对于一个悄悄长大了一点的女孩来说,过年是多么具有诱惑力啊。

小孩子嘴馋,过年了,家家户户都要备一些果子零食。番薯片很好吃。乡村里,家家都种有番薯,选好几个有太阳的好日子,将番薯切片,焯水,放簸箕上晒干,等过年了,从河里淘来干净沙子,先在大铁锅里炒热,再倒入薯片一起爆炒,炒出香味来,滤去沙子,就是孩子们香甜可口的美食了。有条件好一点的人家,会拿出一点菜籽油,油炸薯片,更是香甜好吃。

爆米花,也是过年的美食。村头巷尾一块空地,爆米花师傅一手牵风箱,一手摇黑葫芦。黑葫芦转啊转,木炭“呼呼呼”地吐着金色的火舌,大人小孩围在四周,一边看,一边期待着。要爆米了,师傅拉过一根大麻袋,套在黑葫芦上,小孩们掩耳四下散开,“嘭——”的一声,风箱、黑葫芦、师傅、麻袋,还有周围的人顿时淹没在白色的浓雾中,爆米花的香味四下飘散。孩子们嘻笑着迎上去,抓一把已倒入簸斗里的爆米花就跑,东家也是乐呵呵的,端着簸斗朝周围的大人一圈儿走过去:吃吧吃吧。爆米花一般是用玉米或大米爆的,放一把嘴里,慢慢地就化了。有人家还会用麦芽糖制爆米花糕,又香又甜又脆,那是零食里的极品了。

过年,不光是吃穿,还要帮大人做家务。腊月除尘是乡间过年的习俗,母亲在山里更远的地方工作,我们兄弟姐妹在父亲的带领下,凡是搬得动的东西,桌凳椅子、锅碗瓢盆、瓶瓶罐罐,都要搬到大溪里洗涮一遍。河水清澈、寒冷,手在水里,就像刀子割来一样,洗不多时,手就冻麻木了,没感觉了,看着流淌的河水,忍不住要抽出手来,放嘴上呵上几口,呵出来的气像雾一样白。这样呵过一阵,手又伸进水里继续洗,如此反复,一件又一件,等到家里所有要洗的东西都洗过一遍,期待过年的日子差不多就到了,母亲也从更远的山里回来了。

我母亲会裁缝,回来第一件事情,就是给我们兄弟姐妹缝制新衣服,有几年,一直做到吃年夜饭时候才结束。大年三十早上,一家人都起得很早,父亲请人写春联,我与哥忙着贴春联,弟妹年龄还小,在一边玩。

年夜饭其实也是简单。父亲一早炖上一锅鸡汤,炖到满屋飘香,吃年夜饭时,我们兄弟姐妹每人分到一小碗鸡汤、两块鸡肉,其余的都要留着年后待客。餐桌上食物也不多,主要是一个红泥火炉,锅里热着猪脚、豆腐、笋干、海带,油冬菜边吃边添加。泥火炉边上,一盘肉骨头熬得肉汤冻,酱色,半透明,表面一层白荤油,看着就好吃;一盘和菜,由八样素菜切成丝,主要是腌萝卜、海带,其他是豆腐泡、冬笋、黑木耳、香菇、大蒜、姜,分别炒熟了再和成,取和和气气的意思。饭后,爸爸照例给我们每人两毛钱的压岁钱,用红纸包好,很是慎重;母亲则像变戏法一样,不知道从哪里端出一盘桔子,我们兄弟姐妹都惊呼起来,眼睁睁地期待着,但母亲只能分给我们每人一个橘子,其余的叠在盘子里,摆在高高的窗台上,祝福一年吉利、平安。

弟妹的桔子吃得最快,我的桔子是最不舍得吃的。我会小心地把它放进自己的抽屉里,心里一次次地念想着:一个桔子有三百六十五瓣,一天吃一瓣,吃到下一年,又有新桔子了,这该多好啊。这么傻傻地想着,屋外的炮竹响了,原来是哥哥带着弟弟点响了“天地炮”。

儿时过年的记忆像一幅年画,虽然退色了,却清晰地留在心里。年复一年,光阴荏苒,现在快半个世纪过去了,我已是外婆,父母已是耄耋之年。现在,新的一年又要来了,阳台上的阳光暖暖的,充满希望。

我家过年纪事

刘奕春 (景宁)

年关将至,母亲电话里跟我们说回老家过年吧,你的大姐和妹妹都会回来呢!母亲今年八十岁,眼睛不花,耳朵不聋,在老家会种菜,做豆腐,各种农活手脚麻利。我和妻子商量决定回老家过年。

腊月二十八,妻子开着新买的小轿车从城里出发,一路往西北,直奔老家葛山村。

每年我都有好几次回来,村里的人都很熟悉。因为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我读书毕业之后又分配这里担任学校老师,一批批小孩子经我培养走出大山考上大学,偶遇他们都是喜笑颜开,打个招呼说上几句话心里感觉好温暖!亲家公听说我们回来了,送来了土鸡土鸭。家里准备了很多年货,妈妈、姐姐、妹妹和我妻子一起操劳家务,一桌桌丰盛的美食就在眼前,吃上几口农家土菜,喝上几杯自酿老酒,说上带有乡音的话语,一年的劳累都会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午饭之后,我和妻子,儿子准备在村里转一圈,然后拍短视频发抖音宣传一下老家的风景,今年村里最大的变化是新建了村口廊桥,古韵典雅的石拱桥与千年红豆杉相伴,美轮美奂的大桥之上一边‘葛山仙境’赫然在目,另一边则是‘龙凤呈祥’四个大字。根据村民的说法,葛山村这座桥是连接两山的龙脉,而整个村庄就像一个米老窟,是个出人才的风水宝地。近几十年来,葛山村耕读传家,诗书礼乐并重,每家每户都重视孩子上学,孩子们考上大学,研究生数以百计,正所谓——长江后浪推前浪,一代更比一代强。行走在古色古香的乡间小道,黄土夯墙的民房矗立在海拔千米的高山,蓝天白云,相得益彰。

母亲说:“一大家人都回来过年了,那我就做麻糍给你们吃。”于是家里的柴灶烧得很旺,一个大大的大饭甄里炊了三斗米饭,不一会儿,糯米饭的香味扑鼻,弥漫在整个厨房,我们也好久没有吃过这糯米饭了,每个人先尝一尝,然后就开始打麻糍了。妹夫把糯米饭倒在石臼里,用木锤子一下一下地打,因为木锤容易黏,母亲拿来米汤水舀到石臼适时添加,打麻糍是个力气活,我和儿子、妹夫、外甥及附近来帮衬的村民轮番上阵,我们几乎用了九牛二虎之力,一饭甄的糯米饭变成了柔软可口的麻糍,仔细品尝余味无穷。

腊月二十九是除夕,我站在老家新房门口,郁郁葱葱的树林遥相呼应,远处最高峰是英川若寮尖,遍布其山脚的村庄儿女各当家,许多村庄都是我曾经徒步去过的地方,依稀可见的山峦叠嶂隐藏着多少人间烟火不得而知。蓦然回首,我们在外奔波劳累,今天在家陪伴母亲过年,母亲在家我们就到这里,母亲说,你是读书人,写对春联挂起来吧!我很欣慰,一副‘迎新春事事如意,接洪福步步高升!’的对联贴在大门之上。母亲敬重先祖,在家里的中堂要立一个香火堂,上面写着‘金炉不断千年火,玉盏常明万岁灯!’横幅是‘敬神如在’。一辈子辛劳的母亲对生活没有啥奢求,但是她就是敬重祖先,祈求马氏天仙保佑一大家族人平安幸福快乐。

除夕之夜,我们迎来虎年第一天,我和家人在十二点钟声敲响之际,点燃了千响炮,放起了烟花爆竹。今夜的葛山村星光灿烂,今夜的我们敞开心扉,今夜的家人幸福美满。此时此刻,感恩过去,祈祷虎年,我听见了虎年的雨滴洒落在空荡荡的路上,每一个行走在乡村的路人穿过雨帘可以看见远山都盖着一层白雪。这就是在距离景宁县城六十公里的一个村庄,有一幢房子里面,有一群充满活力的人在新春大吉的大年夜祝福你们虎年大吉、虎虎生威。